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

王安石傳記
資料之六

王安石著作及研究王安石資料

精 一 冊 美 金 十 八 元

發行人：朱

傳

譽

兼主編

出版者：天

一

出

版

社

社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

電話：三〇一二八七三

郵撥：一

〇

一

二

四

七

信箱：七

二

一

二

九

號

登記證：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

王安石 傳記資料之六

編號	篇	名	作	者	資	料	來	源	頁次
----	---	---	---	---	---	---	---	---	----

王安石著作及研究王安石資料

1	王安石				詞學評論史稿				1
2	王安石	張秉權			黃山谷的交遊及 作品第二章(一)	67. 香港中文大學			2
3	王安石政治思想之研究目錄	黃碧端			王安石政治思想 之研究	60. 台北台大政研所 碩士論文			10
4	王安石的生平與著作	黃碧端			王安石政治思想 之研究	60. 台北台大政研所 碩士論文			11
5	王安石政治思想之研究主要 參考書目	黃碧端			王安石政治思想 之研究	60. 台北台大政研所 碩士論文			23
6	王安石著作及書法	柯敦伯			王安石第十八章				26
7	王安石研究目次	林敬文			王安石研究	68. 5. 台北師大國研 所碩士論文			32
8	王安石研究序言	林敬文			王安石研究	68. 5. 台北師大國文 所碩士論文			33
9	王安石研究參考書目	林敬文			王安石研究	68. 5. 台北師大國研 所碩士論文			34
10	王安石傳目次	馬祺光			王安石傳	36. 6. 台北市台灣書店			36
11	王安石傳引言	馬祺光			王安石傳	36. 6. 台北市台灣書店			37
12	王安石目錄	柯敦伯			王安石				41
13	王安石圖像				王安石	台北市商務印書館			46
14	王安石目次	廖吉郎			王安石	台北市商務印書館			49
15	王安石：結語	廖吉郎			王安石	台北市商務印書館			51
16	王安石參考書目	廖吉郎			王安石	台北市商務印書館			52
17	王荊公研究目錄	孫珏			王荊公研究	50. 台北台大中研所 博士論文			53
18	王安石詩研究導論	梁明雄			王安石詩研究	64. 1. 台中東海大學 中研所碩士論文			54
19	王安石詩研究目次	梁明雄			王安石詩研究	64. 1. 台中東海大學 中研所碩士論文			58
20	王安石詩研究參考書目	梁明雄			王安石詩研究	64. 1. 台中東海大學 中研所碩士論文			60
21	王荊公詩析論目錄	李康寧			王荊公詩析論	67. 6. 台北台大中研 所碩士論文			63
22	王荊公詩析論引言	李康寧			王荊公詩析論	67. 6. 台北台大中研 所碩士論文			65
23	王荊公詩析論參考書目	李康寧			王荊公詩析論	67. 6. 台北台大中研 所碩士論文			67
24	王荊公詩探究序	李燕新			王荊公詩探究	67. 6. 高雄師範學院 國文所碩士論文			73
25	王荊公詩探究目錄	李燕新			王荊公詩探究	67. 6. 高雄師範學院 國研所碩士論文			76
26	王荊公詩探究參考書目	李燕新			王荊公詩探究	67. 6. 高雄師範學院 國研所碩士論文			79

王安石 傳記資料之六

編號	篇	名	作	者	資	料	來	源	頁次
27	王安石變法中之農田水利法 提要	姜根侵	王安石變法中之 農田水利法	56.6 台北文化大學 史研所碩士論文	86				
28	王安石變法中之農田水利法 目錄	姜根侵	王安石變法中之 農田水利法	56.6 台北文化大學 史研所碩士論文	87				
29	王安石變法中之農田水利法 參考書目	姜根侵	王安石變法中之 農田水利法	56 台北文化大學史 研所碩士論文	88				

王安石

比晏殊稍後而在詞學評論上畧有意見的是王荆公。侯鯖錄卷七載有他論填詞的話說：

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

揆言之，他以爲詞並不是填的，並不是先有腔譜，然後把詞填上的，而是先將詞寫好，然後才配以聲律。故姜白石長亭怨慢小序所謂「頗喜自製曲，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的說法，王安石已開其端。然而荆公在音樂上的認識大概比白石差得很遠，所以他只能提出意見，至於實際從事度曲，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而另一方面，荆公作詞也不多，宋紹興重刊臨川集附歌曲僅得十八首，疆村再從其他選本、筆記等資料中，再輯得六首，故共得廿四首而已。雖然他在詞的創作不多，但在好的地方，東坡也要讚他一番。比如說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一首，東坡見了，竟然歎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歷代詩餘卷一百十四引古今詞話）

魏泰的東軒筆錄卷五載有一段故事：當王荆公初爲參知政事的時候，某日在閒暇時，偶然讀到晏殊的小詞，他笑着說：「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他的弟弟安國在旁說：「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事業豈如是邪？」當時呂惠卿亦在坐，便答道：「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安國便立刻駁斥着說：「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可見當時人的輕視小詞，每每以爲那是「鄭聲」，而誤以爲「鄭聲淫」，乃是涉及道德的問題。荆公在經學上是大家，故此對小詞的創作，每每有戒心，這是在詞的創作上比較少的原因。「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他自己也委實不知道！

王石安

一七

黃山谷的交遊及作品

第二章

二．王安石

張秉權

二、王安石

王安石與黃庭堅都是北宋的大文學家，荆公生歷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而卒於哲宗元祐元年（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山谷歷仁、英、神、哲，而卒於徽宗崇寧四年（一〇四五至一一〇五）。他們兩人在政見以至於詩文歸趨方面，都很不同，但也未始沒有相近的地方。

山谷一生，爲官不高，最顯要者不過是起居舍人（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但在晚年卻大受打擊，被目爲舊黨，在今湖北、安徽、四川、廣西一帶流徙不定，卒而貶死宜州（廣西宜山）。從廣義來說，他在哲宗紹聖後十二年的艱難困苦，和王安石變法有關係，但他對荆公個人卻不存偏見，反有仰慕之意，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

以下即就兩人的關係作一些分析。

A. 山谷與荆公的相識

荆公比山谷年長廿四歲。山谷出世時，荆公已於早三年進士及第，簽淮南判官。山谷在仁宗嘉祐四年（一〇五九，時山谷十五歲）遊學淮南，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十九歲）曾以鄉貢進士入京師，至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二十三歲）登進士第，第一次任官，調汝州葉縣尉（在今河南省葉縣），於次年（神宗熙寧元年）到任。越一年，王安石已任參知政事，創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在這段時間以前，年輕的山谷既未有表現，和荆公也沒有什麼交往。

據《衡雲宿新寨忽忽不榮》詩（《外》二）史容注：

案吳眉州本及黃氏本：一夢江南據馬鞍，夢中投宿夜闌干。山街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里寒。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江南長盡梢雲竹，結及春風斬釣竿。又按黃氏年譜云：按《垂虹詩話》：山谷尉葉縣，日作《新寨詩》，有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之句，傳至都下，半山老人見之，擊節稱歎。謂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遂除北京教授。與國史本傳不合。⑤

《新寨詩》作於熙寧四年（一〇七一），按史傳，他在次年是以試中學官，而得除北京（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的。不過，即使上面的一段記載不合事實，但以山谷這鋒芒初露的詩人——史載文彥博已很器重他——也已作了一些好詩，這時開始得到荆公的注意，也很合理。

至於山谷何時和荆公相見，則很難確知。山谷在元豐二年前，在北京八年之久，至元豐三年（一〇八〇）才赴京師吏部改官，知吉州太和縣；而荆公已早於熙寧九年（一〇七六）十月第二次罷相，判江寧府歸金陵，自是不復在朝，終老鍾山。

荆公晚年居鍾山時，與俞清老、秀老兄弟很要好；而俞清老在山

谷嘉祐年間遊學淮南時，已是老同學。或者就是憑這樣的關係，山谷和荆公相見了。山谷《書贈俞清老》：

元豐甲子（即元豐七年）相見〔清老〕於廣陵。（《題跋》一）山谷《跋王荆公碑簡》又說：

余嘗熟觀其（荆公）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題跋》六）

按山谷在元豐六年（一〇八三）十二月，移監德州德平鎮（今山東德平縣），於次年赴任所。由江西（山谷原知吉州太和縣，在今江西泰和）過京師至山東，途經金陵，大概這就是山谷親見荆公的時間了。

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說：「〔山谷與荆公〕未知相見在何年也。至元豐間，始親見公於鍾山。且云：予嘗熟觀其風度。然猶唱和闕如。」（卷廿二）據汪鑑注仔細考之，山谷於元豐七年三月過泗州僧伽塔，作《發願文》，夏秋間到德平鎮。泗州即今安徽泗縣，已在金陵以北。則山谷自江西沿贛江、長江下江寧，逗留在鍾山的時間，必在同年正月二月間，為時不能多於兩個月。而這也就是兩位詩人唯一的見面時間。

B. 山谷對荆公的看法

在分析山谷對荆公看法之前，且先看看王荆公是怎樣說山谷的。荆公詩文中提及山谷的並不多，這除了由於兩人的交往比較少之外，更由於在山谷詩最成熟的時候，荆公早已去世了。（按荆公於元祐元年逝世時，山谷正四十二歲，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剛開始；而山谷詩以黔州以後者尤為傑出，時已在紹聖以後了。）

荆公有《跋黃魯直畫》一首：

江南黃鵠飛滿野，徐熙畫此何為者？

百年蠅紙無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臨川先生文集》三）

「黃魯直畫」當是山谷所藏徐熙畫。這不是一首怎樣的好詩，蔡上翔說：「雖屬率爾命筆，亦自大有風致。」（《王荊公年譜考略》廿二）自屬過譽。可惜的是，荊公與山谷酬唱的詩文，他處就再不見了。

反過來說，在山谷心目中，荊公這位前輩，卻很有地位。以下即分從幾方面來說：

（一）人 格

以上曾經提及，山谷雖只親見荊公一段很短的時間，但對他已相當傾心。其實，除了一些極端守舊的人之外，歷來對王荊公的人格，都沒有什麼惡評。

荊公晚年，居於鍾山，與僧人游，軼事頗多。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云：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圖心法，所至肅然，而工於作詩。王荊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荊公亦善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闕，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恬靜。一日見公云：「我欲去為浮圖，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為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我思僧亦不易為，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為之大笑。

關於俞清老剃髮不成一事，山谷曾予調侃，其《戲答俞清老道人寒夜三首》之一云：

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羣動不遑安。
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

（《內》十）

由這一件事，可以見出荊公的重友輕財，而荊公與山谷都有一份對朋友的幽默感。山谷能欣賞荊公，是毫不奇怪的。再者，荊公雖在

· 黃山谷的交游及作品 ·

暮年，外出，未嘗乘馬或肩輿（轎子）；居處，不設垣牆；甚至不以人參治病。這種種不同流俗的樸素作風，⑩也不會不使山谷受到一些感染。

（二）政 事

山谷在政治見解上不同於荆公，不過，在「元祐黨人」中，他總是比較開放客觀的一個，對新法也不是一概否定。

山谷對於新法的異議，據朱東潤分析，「主要的見於改進農業生產，整理黃河水道，和執行市易法的三個方面。」所以，他是「站在舊黨方面的。」（《黃庭堅的政治態度及其論詩主張》，《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

然而，由於山谷出身中等的士大夫之家，⑪且前半生任外官時期達十六、七年之久（葉縣尉四年、北京國子監教授八年、知太和縣三年、監德平鎮年餘），可以說，在熙豐之間，山谷四十歲之前，他和中央大官是無直接聯繫的。所以，他比較能親近百姓，同情民困。如任葉縣尉時，有《流民歌》詩：

朔方頻年無好雨，五種不入虛春秋。
邇來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鼇復戴三山遊。
傾牆摧棟壓老弱，冤聲未定隨洪流。……
稍聞澶淵渡河日，數萬河北不知虛幾州。
桑桑襁負裹葉間，問舍無所耕無牛。……（《外》一）

不過，對時政的見解，他卻是比較寬緩的，不同於革新派之厲行新政。例如在知太和縣時，據《宋史·本傳》：「時（元豐三年至六年）課頒疆羨，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又在元豐五年，山谷有五古《勞坑入前城》，結尾數句說：

輕軋息源口，飯羹煮溪毛。山農驚長吏，出拜家騷騷。
借問淡食民，祖孫甘餽糲？賴官得鹽喫，正苦無錢刀！

(《外》十)

這就具體說明了山谷一方面體恤民困，但同時對厲行新法下出現的一些缺點表示不滿。對於一個傳統的士大夫來說，山谷的態度其實是很具典型意義的。

山谷對荆公本人，又抱怎樣的看法呢？上面已談過一些，以下是《神宗皇帝挽詞》中的幾句：

鈞策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六典，度越漢中興。……

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內》二)

詩中將神宗比爲殷高宗、周文、武，亦即是比荆公爲傳說、姜太公、箕子。這是元豐八年的詩句，時荆公尚在生。

到元祐之際，新法遭冷落，而荆公亦逝世，山谷作了四首很有名的六言詩《次韻王荆公題三太一宮壁二首》及《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

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鷁方酣。

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曉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

白下長干夢到，青門紫曲塵迷。

短世風驚雨過，成功夢迷酒醒。

草玄不妨準《易》，論詩終近《周南》。

啜菽不如放蕢，樂羊終愧巴西。

欲問老翁歸處？鄉無路雲迷。(《內》三)

任淵注「真是真非安在」二句云：「《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楞嚴》曰：如人以表爲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在熙豐則荆公爲是，在元祐則荆公爲非。愛憎之論，特未定也。」任注「短世風驚雨過」則云：「追念熙寧間一時建立之事，今已墮渺茫，如醉鄉

· 黃山谷的交遊及作品 ·

夢。至其所可傳，則有不朽者在，後兩句終此意。」

任注甚得山谷之意。山谷在元祐初年，目睹政潮洶湧，指擊紛紛，是非多舛，所以有這樣的感慨。亦由此可見他對荆公新政，不是盲目否定的。《神宗皇帝挽詞》是追挽先帝，讚頌鋪張，尙或不得不爾，這四首卻純是肺腑之言了。

至於後來他因為修神宗實錄事，在紹聖元年（一〇九四）被指附會姦言，詆熙寧以來政事，被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當然表露了山谷反對新法的一面，但也已漸入黨爭利害，嚴格而言，去荆公新政已遠。

（三）經 學

對於荆公經學，山谷雖有「事書說偏旁，破義析名象。九鼎奏漸韶，爰居端不爰。」（《外》二）等語含譏諷的語句，但也不是全然否定。除以上「草玄不妨準《易》，論詩終近《周南》」二句之外，在元祐元年秋，有《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以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第七首云：

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

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己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區別否？

（《內》四）

他對荆公經學新義的評價，不是很明白麼？

荆公的《字說》是一部爲推行新法製造輿論的文字學專著，它一直是新舊黨對立的其中一個重點。山谷《書王荆公騎驢圖》：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禿巾，衣壞塽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遙游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題跋》三）

對《字說》的態度，顯然是傾向於欣賞的一方。這與「摹書說偏旁，破義析名象」固然是矛盾的，但這種對荆公態度的矛盾，不正是李常、孫覺、謝師厚等人所共有的麼？

(四) 詩

對於荆公之詩，山谷評價甚高，《跋王荆公禪簡》說：

暮年小語，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題跋》六）

這裏所謂「雅麗精絕」的「暮年小語」，是指荆公晚年居鍾山時的作品。那些詩，風格清麗動人，自來不少人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如《石林詩話》（卷中）所說：「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山谷的觀感也是這樣。

(五) 書法

黃山谷是宋代四大書家（蘇、黃、米、蔡）之一，他對荆公書亦予好評。他說：

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末間人筆墨。（《題跋》一）

比來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氣質。（《題跋》七）

山谷又以爲荆公書法出自楊虛白及王濛：

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虛白。（《題跋》五）

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荆公嘗自言學濛書。（《題跋》四）

C. 山谷受荆公的影響

總前所述，山谷是相當仰慕王荆公的。除了他個人的嚮往外，並曾以荆公的見解勉人，《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

廬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

夙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余謂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也。吾聞古人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況父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荊公《虔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長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肥，不疾而遠矣。⑧

不特這樣，山谷甚且以善解荊公意自居，觀以下二則可見。其一是山谷跋王荊公《明妃曲》：

荊公作此篇，可與李翰林王右丞並驅爭先矣。往歲道出潁陰，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荊公此詩。庭堅以爲辭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庭堅曰：先生發此德言，可謂極忠厚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爲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公擇曰：黃生宜擇明師長友與居，年甚少而持論知古血脈，未可量也。（《王荊文公詩箋註》六，李壁注）

按《明妃曲》是荊公仁宗嘉祐四年（一〇五九）所作，又王深父（回）卒於英宗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則山谷論此詩當在十五歲至十八歲游學淮南時，所以有「年甚少」及「見舅氏李公擇」之語，由此亦可見山谷對荊公有好感，爲時甚早。

其二是山谷《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某以謂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題跋》二）

可見山谷平日必甚留心荆公詩文，而且多所感興。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山谷必然蒙受一些荆公的影響，就其大者而言，有以下的幾點：

(一)學 杜

黃山谷是學杜甫的，這一點不在這裏贅述，而荆公亦然。荆公《杜甫畫像》結尾四句云：

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臨川先生文集》九)

因此，羅根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以荆公、山谷同屬於首杜末李的詩人，並且說：

黃是王的鄉後輩，雖改學異派，但學杜頗疑受其影響。(原書第六篇第七章)

山谷對杜甫的步武，在內容上着眼的不多。雖然有《流民歎》、《勞坑入前城》等，但在比重上始終不大，未如杜詩的《三吏》、《三別》之類；山谷《書襄陽碑後》有「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琬詞。」(《內》二十)的感慨，是緊緊地抓着老杜的「忠」，也未嘗不與當日宋室時局有關。但縱覽山谷詩，最明顯的影響究竟還不在此。

以下的幾則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杜《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王《答曾子固書》、《臨川先生文集》七十三)

荆公詩以故事紀實事，如《韓魏公挽詞》云：「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用孔子及唐寧王事。(《苕溪漁隱叢話》三十五引《西清詩話》)

· 黃山谷的交游及作品 ·

王觀復作書，語似沈存中，它日或當類其文，然存中博極羣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真篤學之士也。觀復下筆不凡，但恐讀書少耳。（黃《題王觀復所作文後》，《題跋》二）

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畫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黃《答洪駒父書》，《文集》十九）

由工部的「下筆有神」到荆公的「以故紀實」到山谷的「點鐵成金」，都是以熟讀古人書為基礎的，而卻愈趨於模擬。荆公「農夫女工，無所不問」，到底是比較開闊踏實的，這也是他所以能成為一代名相、奮行新政的一個根本原因。至於山谷，評沈括則舉其博極羣書，語韓杜則論其字字有來處，所指意的地方如此，則偏重於形式上的翻舊為新，漸狹於開拓內容，也是順理成章的了。

以熟讀古書為根柢，乃進而要求鍛煉句法。「句法」一辭是由杜甫首先提出的，《贈高三十五書記》：「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荆公是學杜的前輩，山谷得句法於荆公，是毫不奇怪的。

《唐子西文錄》云：

王荆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苕溪漁隱叢話》三十六：

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細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只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陽，當時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窗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詩》云：映階綠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自別託意在其中矣。